

■台前幕后

《我的前半生》制片人回应批评： 子君和唐晶都在成长

7月19日，电视剧《我的前半生》在京举行研讨会。会上，该剧制片人黄澜就近期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的《〈我的前半生〉，说好的“女性成长”呢》一文做出了回应，黄澜称，与该文质疑女性成长被忽略不同，在剧集当中，其实马伊琍饰演的女主角“罗子君”的价值观前后经历了很多变化，袁泉饰演的“唐晶”也获得了成长，“我希望我们做文艺评论的最好看完全剧以后，更客观地讲会更好一些。”

电视剧《我的前半生》自7月4日起上星开播，取得了不俗的收视成绩，并坐稳省级卫视晚间黄金档冠军，截至18日该剧网络播放量已经突破40亿大关，围绕剧情产生了全职太太、闺蜜情、原生家庭、监护权、子女教育、代际沟通、重返职场、应聘歧视等诸多领域的话题延展。电视剧相关演员、剧情话题词多次进入微博热搜话题榜，显示该剧不仅获得了传统电视观众的追捧，更获得了文艺界的热切关注。

近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一篇题为《〈我的前半生〉，说好的“女性成长”呢》的评论文



章，引发了网友热议。文中，作者指出了电视剧版的罗子君与鲁迅笔下觉醒的子君和亦舒笔下“姿态好看”的子君有了很大的变化，并批判了其女性成长主题不够鲜明，“子君俨然婚姻围城里狼狗守护财产的‘巨婴’，她浅薄市侩、出乖露丑，把丈夫当饭票，整天只知道买买买，或者疑神疑鬼抓‘小三’。如果是为了制造前后转变的反差，这样设计无可厚非，可剧集播出已过半，观众发现子君逆袭靠的不过是换了依附对象，宣告胜利的方

式也无非是离开一个多金的男人而找到另一个更加多金的男人。观众没有看到期待的‘女性成长’，看到的仍是斗‘小三’、和闺蜜抢男友的俗套桥段，子君的‘独立女性’成长之路，主角光环远大于逻辑现实。”

在当天的研讨会上，该剧制片人黄澜对此作出了回应。“我觉得子君的价值观其实经历了很多变化。一开始，薛甄珠女士对两个女儿的教育都是要嫁好男人，但是子君为什么会遭遇婚姻的变故？就是因为她躲在了婚姻

外壳当中，不思进取。当然也有丈夫陈俊生的纵容，当陈俊生意识到问题的时候，他离开了，才有了子君的成长。子君接下来告别的人是谁？是唐晶，是她遇到困境时能生死相依的闺蜜，闺蜜去了香港以后，她开始独立面对生活。她从所谓的依附人格的关系上面独立成长出来，最后再告别贺涵，说我要去工作，我要离开你。我觉得子君一路都在不停地成长。”

黄澜表示，除了子君，她身边的人也在不断成长。“起初唐晶不敢放开自己去信任一段更亲密的关系，到后来慢慢打开自己。薛甄珠女士最开始只是想嫁给一个好男人，那么势利的女性，最后她的付出和献身。还有男性的成长，陈俊生和凌玲最后的拥抱，贺涵放弃了原来的工作去渔港，白光那么一个不成才的男人，开始在日料店打工。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在这个过程中成长。”

聊到最后，黄澜感叹：“我觉得《人民日报》这么一个批判，说得让我有点伤心。我们做文艺评论最好看完了全剧以后，更客观地讲会更好一些。”

(冉蕊)

■周末剧场



《坏老头的游戏》

7月20日至7月30日
国家话剧院小剧场

《坏老头的游戏》是一出讲述家庭亲情与商业利益关系的荒诞喜剧。“游戏”既是文学隐喻，也是小剧场戏剧的视觉奇观。

丧偶走向精神绝境的老万躲避着儿女隐居，并出于荒唐的理由为自己购买死亡保险，却无法面对多年旅居外国的小女儿将要回归的现状。要面子的老万与找上门的三位儿女周旋，却在保险金的受益人上几番犹豫。

故事中主人公老万面对家庭危机，出奇招设计了游戏赌局，将单纯的亲情罗织到金钱世界中，炒作着有关生存与毁灭的商业价值。现实与虚构的边界，在两代人的对话与对峙中逐渐瓦解。在表现主题上，将哲理思维与金融元素结合，探讨当下时代人的恐慌和利益观；在表现形式上，首次将游戏元素搬上话剧舞台，以游戏机制达到戏剧间离效果，保证了艺术质量及娱乐效果。

■文娱资讯



袁咏仪、丁海峰17年后再合作

《领养》聚焦“跨国寻亲”

本报讯 电视剧《领养》19日在北京举办央视首播发布会。袁咏仪、丁海峰这对实力派演员时隔17年后再合作，让该剧颇受关注。

该剧由孟凡耀担任总制片人、潘洪业担任总监制、李娃编剧、李妮执导，袁咏仪、丁海峰、胡杏儿、濮存昕、KIANA FONG等主演。故事讲述的是美籍华人琳达拯救罹患白血病养女娜娜的故事，呈现大爱无疆的主题。

女主角袁咏仪在剧中扮演素雅朴实的母亲琳达。袁咏仪说，自己做了母亲后，对于诠释这类角色更有体会，她被剧中琳达身上善良、倔强和“为母则强”的闪光点所打动。

不同于《人民的名义》中公安局长赵东来，男主角丁海峰颠

覆以往的“荧屏硬汉”形象，在《领养》中变身为一个小人物——北京“的哥”刘平凡，带着琳达和领养的女儿开启了一场感人至深的“中华寻亲之路”。丁海峰说，拿到剧本就看哭了，戏中表演也是真情流露。

该剧也是袁咏仪、丁海峰时隔17年后再合作。两人还记得上次合作也是在七八月的北京，在古装剧《小迷楼闯江湖·沈香》中，一人负责搞事，一人负责善后，当时都算年轻。如今，二人再聚，已为人父母，对于演绎父母角色颇有心得。袁咏仪表示，做了母亲，再来演母亲，内心流露会更多些。

据悉，该剧将于8月登陆央视八套黄金档。

(中新)

揭秘没有台词的演出： 默剧和哑剧一样吗？

广受好评的著名默剧作品《斯拉法的下雪秀》将定于八月底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，该剧曾获得爱丁堡艺术节评论奖等多个大奖。那么，默剧起源于何时？演员们又是怎么靠肢体语言、音乐来撑起一台出色的戏剧呢？

据公开资料显示，默剧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。公元前1世纪，古罗马已经有了默剧。一般来说，默剧的演员不能说话，通过肢体动作表达感情、推动剧情发展，但可以有笑声、哭声，有时还会借助旁白来完善情节。这就对演员之间表演的默契度要求较高。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之后，到了18世纪，默剧成了英国最流行的戏剧形式。

按照不同表演方式，默剧又分为白脸默剧、小丑默剧、面具默剧等等。不过，默剧有一个比较大的缺憾：由于较少借助语言，对视觉效果追求比较高，一台默剧表演下来，花费会很高，所以，风行了一段时间后，默剧最终被后来兴起的现实主义戏剧取代。

单从表现形式看，默剧和号称“以肢体动作取代语言”的哑剧是一样的。但有专家认为，二者内涵还是有不同的，默剧之“默”，指的是沉默与默契，并非否定语言功能，相反，正是要通过舞台形式来表现戏剧“非语言性”的意境；但哑剧的“哑”指的是“无语”，前提是否定语言功能，纯粹使用肢体动作来演绎戏剧，二者不能混为一谈。

(上官云)

现在，比较知名的默剧大师之一是法国的菲利普·比佐，作品有《静默回忆》等等。在菲利普·比佐的默剧表演中，有时不借助背景，他独自在静寂的舞台上，一身白衣，一张充满情绪的脸，演绎人生中的小片段，如《最后的船》。

与菲利普·比佐的作品不同，西班牙经典默剧《安德鲁与多莉尼》中，演员用面具遮挡了面部表情，只靠肢体动作推进剧情。《安德鲁与多莉尼》全剧没有一句台词，仅靠三个演员和十二个面具演出。据媒体报道，2012年至2015年，《安德鲁与多莉尼》曾来中国七度巡演，收获无数掌声、泪水与欢笑。

而《斯拉法的下雪秀》是俄罗斯著名丑角大师斯拉法·波鲁林的代表作，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，演出揉合了默剧、形体、舞台视效和知名的乐曲。该剧的创意灵感来源于斯拉法的童年经历，表达了童年的孤独和对母亲的依恋，玩雪的快乐和雪带来的冲击力。海报上的演员穿着黄色的小丑服和红色的鸭子形状的鞋，表情滑稽又引人深思。

“默剧演员不可以说话，通过肢体动作进行表达，只是表演动作、表情比较夸张。”默剧导演薛佳解释了默剧的魅力所在，即不在于复杂的情节，而是富有艺术感的表现力，“它们情节一般不复杂，会给观众留出足够的想象空间”。



《他有两把左轮手枪和黑白相间的眼睛》

7月20日至7月30日
蜂巢剧场

孟京辉的这部作品出自意大利剧作家达里奥·福之手。达里奥·福的创作直面人生，透过一些日常生活中具有普遍性的现象，力砭社会弊害，维护被凌辱者的尊严，进而挖掘耐人深思的社会内容。孟京辉颇得达里奥·福的精髓，在嬉笑怒骂、插科打诨中又有着强有力的批判性。

《他有两把左轮手枪和黑白相间的眼睛》的故事从一个怪诞的精神病院开始，两个相貌相似、性格却大相径庭的人被阴差阳错的搞混了，上演了一出“真假乔瓦尼”的荒诞故事，而随着剧情的发展，局面被推向了不可挽回的地步……

于彧 整理